



诺亚的孩子

L' enfant de Noé

[法] 埃里克·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 著
Eric-Emmanuel Schmitt

徐晓雁 译 喜久 绘



诺亚的孩子

L'enfant de Noé

1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诺亚的孩子 / (法) 埃里克 - 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著;
喜久绘; 徐晓雁译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9.1
ISBN 978-7-5086-9667-6

I. ①诺… II. ①埃… ②喜… ③徐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9269 号

L'enfant de Noé By Eric-Emmanuel Schmitt
Copyright©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2004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ALL RIGHTS RESERVED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诺亚的孩子

著者: [法] 埃里克 - 埃马纽埃尔·施米特

译者: 徐晓雁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4.625 字数: 91 千字

版本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8-7329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号: 978-7-5086-9667-6

定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我十岁的时候，每个星期天都要和一群孩子一起，等着被“拍卖”。

人家并不是真要卖我们，只是让我们一个个从高台上走过，希冀找到想领走我们的人。公众席中很可能有终于从战争中归来的我们的亲生父母，也可能有一些想收养我们的夫妇。

每个星期天，我都要站到木板台上，希望被认出或者被收养。

每个星期天，在黄别墅风雨操场的顶棚下，我可以走十步让人看见我，走十步找到一个家，走十步不再做孤儿。开始几步我走得毫不费劲，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登上台去。但走到一半时，便有些泄气，拖着双腿艰难走完最后一米。走到尽头时，仿佛站在了跳水台边缘，等着我的是虚空。比深渊更深的沉默。从那一排排戴着帽子的、光着头的或梳了发髻的脑袋中，应该有一张嘴巴张开喊道：“我的儿子啊！”或者“是他！我想要的就是他！”

我领养他！”在我脚趾痉挛、身体僵硬地朝向这声呼唤之前，为了能将自己从被遗弃的命运中拯救出来，我确认已好好收拾过一番自己。

一大早我就起床，从寝室冲到冰水洗脸池，石头般坚硬的绿肥皂划破了我的皮肤，半天不肯软化，只起一点点泡沫。我梳了二十次头，以保证头发服服帖帖。因为我做弥撒时穿的蓝制服已经太窄，肩膀太紧，袖子太短，裤管也太短，我只好缩在这身布料粗糙的衣服中，以遮掩一下我已经长大。

等待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经历的将是快乐还是折磨，我们准备好纵身一跃，却并不知道迎接我们的是什么，也许我们会死去？也许我们会得到掌声？

当然我的鞋子有碍观瞻。两块破烂纸板，破的地方比好的地方多，用酒椰叶纤维捆扎着，露出一个个洞，倒像双镂空鞋，迎在寒风中，露着我的脚趾头。只有当这两只破鞋子沾了好几层泥巴结成硬壳时，才能扛得住一点雨水。我不敢去洗这双鞋，怕一洗，它们就化了。唯一让人觉得这还像双鞋的地方，就是我还把它们穿在脚上。如果我把它们拎在手里，人家肯定会热心地指给我看垃圾桶在哪里。也许我应该穿平时穿的木屐？可是黄别墅的访客不至于在台下注意到这些吧！再说了，人家也不会因为我的鞋子就不要我了！那个红头发的莱昂纳多打赤脚在台上走，不也



找到他父母了？

“你可以回饭厅去了，小约瑟夫。”

每个星期天，我的希望都要在这句话中破灭。蓬斯神父的意思是这次也不会有结果了，我可以退场了。

转身。十步让自己消失，十步走向痛苦中，十步重新成为孤儿。台边，另一个孩子已经走上来，我的心一阵阵刺痛。

“您觉得我还有希望吗，神父？”

“什么希望？我的孩子。”

“找到几个父母。”

“几个父母！我希望你的亲生父母能躲过一劫，然后很快出现。”

因为每次上台亮相都没有结果，我开始感到内疚。实际上，是他们迟迟不来，不回来。但这能全怪他们吗？他们还活着吗？

我十岁。三年前，父母把我托付给了几个陌生人。

战争结束有几个星期了，随着战争的结束，希望和幻想的时光也随之结束。我们这些曾经躲藏起来的孩子，也要面对现实，就像经受当头一棒，最终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还有一个家，或者我们将孤独地留在世上……





一切是在一辆有轨电车开始的。

我和妈妈坐在一节黄色车厢的最后一排，穿过布鲁塞尔。电车发出轰隆隆的声响，还冒出火星，我想是车顶溅出的这些火星让电车加速。我坐在妈妈膝盖上，身子贴着她的狐皮衣领，被她身上甜甜的香水味包裹，被快速地带入这个灰蒙蒙的城市。那时我只有七岁，但俨然是世界之王：靠后，臣民们！让我们过去！汽车靠边，马车让道，行人四处躲闪，司机载着我们前进，妈妈和我仿佛是坐在皇家四轮马车上的一对母子。

别问我妈妈长得什么样子：我们能描绘太阳的样子吗？妈妈带来温暖，带来力量，带来快乐。比起她的容貌，我更记得她带来的感觉。我在她身边欢笑，从来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。

所以当德国士兵上车时，我一点也不担心，我只要把哑巴孩子的角色扮演好就可以了。因为父母怕我的意第绪语会泄露身

份，所以说好一旦有穿铜绿色制服或黑色皮大衣的人靠近，我就得闭嘴不说话。1942年这年，我们被强迫在衣服上佩戴黄色的犹太之星。但我爸爸是个灵巧的裁缝，他找到一种办法把我们大衣上的犹太之星隐藏起来，需要的时候又可以亮出来。妈妈把这叫做我们的“流星”。

士兵们在那里交谈着，并没有注意到我们，但我感到妈妈身体僵直，浑身发抖。这是本能反应？还是她听到了什么关键性的话？

她站起来用手捂住我的嘴，车到下一站时，就推着我匆匆走下踏板。一站到人行道上，我就问：

“我们家还远着呢，为什么在这儿下车？”

“我们去逛街，约瑟夫，好不好呀？”

我，只要是妈妈想做的事，我都愿意，即使以我七岁的脚力，要跟上她的步伐很费劲，因为她忽然比平时走得更快更急。

路上，她提议：

“我们去拜访一位高贵的夫人，怎么样？”



“好的，谁呢？”

“叙利伯爵夫人。”

“她有多高呢^①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刚才对我说这是个高高的夫人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是她是贵族。”

“贵族？”

一路上她给我解释说，贵族就是上流社会出生于非常古老家族的人，因为高贵，所以我们要表示出极大的尊敬。说着就把我带到了一座非常豪华的府邸门厅，仆人向我们行礼。

这时，我却大失所望，因为朝我们走来的这位夫人，一点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：尽管出生于“古老”的家族，可叙利伯爵夫人看上去很年轻；尽管是出生“高贵”的“高”夫人，可她其

^① 法语中 grand 一词，同时有“高大”和“高贵”之解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。

实比我高不了多少。

她们低声急促地交谈了些什么，然后妈妈亲了亲我，对我说在这里等着她回来。

这位娇小、年轻、令人失望的伯爵夫人把我领到客厅，给我拿来蛋糕和茶，还弹钢琴给我听。看着高高的天花板和面前丰盛的糕点，加上美妙的音乐，我接受重新调整立场，舒舒服服陷在扶手椅中，承认她确实是一位“高大的夫人”。

她停止弹琴，叹口气看了一眼挂钟，然后眉头紧皱着走到我身边。

“约瑟夫，我不知道你能否听懂我要和你说的话，但我们的血统不允许我们向孩子隐瞒真相。”

如果这是贵族间的规矩，她为什么要强加给我呢？难道她认为我也是贵族？再说了，我到底是不是呢？我，贵族？也许……为什么不呢？如果像她那样，既不用很高也不用很老，那我也有机会。

“约瑟夫，你父母和你面临着很大的危险。你母亲听见人说你们住的街区将有大搜捕。她去通知你父亲和尽可能多的人，她



把你托付给我保护。我希望她能回来，就这样，我真的希望她能回来。”

要这样的话，我可不愿每天都做贵族：真相，是令人痛苦的。

“妈妈一直回家来的。她为什么不回来呢？”

“她有可能被警察抓起来。”

“她做了什么坏事？”

“什么也没做。她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伯爵夫人从胸腔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使颈前的珍珠项链相互摩擦了一下，她的眼睛潮湿了。

“她是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她是犹太人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一家都是犹太人。我也是，您知道的。”

因为我说得没错，她在我两颊亲吻了一下。

“那你呢，你是犹太人吗？夫人。”

“不，我是比利时人。”

“和我一样。”

“对，和你一样。还是基督徒。”

“基督徒，是犹太人的对头？”

“犹太人的对头是纳粹。”

“他们不抓基督徒？”

“不抓。”

“哦，那还是做基督徒更好点？”

“那要看面对的是谁。来，约瑟夫，我们一边等你妈妈回来，我一边带你参观参观家里。”

“哈！你看着，她一定会回来的！”



叙利伯爵夫人牵着我的小手沿着通向高处的楼梯拾级而上，欣赏着那些花瓶、油画和甲冑。在她的房间里，我看见一整面墙都挂满了衣裙。在我们沙尔别克街上的家里也是这样的。我们生活在一大堆衣服、线团和布料中间。

“你也是裁缝，和爸爸一样？”

她笑了。

“不，我买像你爸爸那样的裁缝做好的衣服。他们总得替什么人干活吧，对不对？”

我点点头。但我没告诉伯爵夫人她肯定不是在我们家买的衣服，因为在爸爸那儿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。那些刺绣的丝绒，那些闪亮的绸缎，那些袖口上的花边，那些宝石一样发亮的纽扣。

伯爵回来了，听完伯爵夫人讲述我的处境后，他打量了我一下。

他的样子和贵族接近多了，高大、削瘦、有点年纪，总之他的小胡子让他看起来很威严。他那么高，打量着我，我明白了也许就是为了他，他们家的天花板才修得那么高。

“来和我们一起用餐吧，孩子。”

这就是贵族的嗓音，我敢肯定！坚定、厚实、低沉的嗓音，让人想到被烛光照亮的青铜雕塑般的颜色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出于礼貌我尽量交谈几句，尽管我还沉浸在我的出身问题：我是不是贵族？如果说叙利夫妇愿意接纳和帮助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和他们源出同系？所以我是贵族？

我们去客厅喝橙花茶的时候，我真该大声提出这个问题，但害怕得到否定的回答，所以我宁可把这个让我想入非非的问题再保留一段时间……

当门铃响起时，我大概已经睡着了，我蜷缩在扶手椅里醒来，看到爸爸和妈妈突然出现在门厅，我第一次明白他们是不同的。他们佝偻在暗淡的旧衣服里，手里提着行李箱，说话时带着很多迟疑、忧虑，仿佛在害怕他们身后的黑夜，也在害怕眼前同他们说话的光鲜主人。我在想我的父母是不是很穷啊。

“真是一次大搜捕啊！他们抓了所有人，连妇女小孩都不放过。罗森贝格一家，梅耶一家，雷吉一家，佩雷尔米泰一家。所有人……”



我爸爸在哭。他从来不哭的人，却跑到叙利夫妇这样的人家里来哭，这让我很不自在。这种不拘礼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是贵族？我坐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，他们以为我睡着了，而我却竖起耳朵关心着一切。

“逃走……逃到哪里去呢？去西班牙必需先穿过法国，法国也不安全了，而且没有假证件的话……”

“你看，米舍科，”妈妈说道，“我们应该陪丽塔婶婶一起去巴西的。”

“带着我生了重病的父亲？不可能！”

“现在他死了，上帝收留了他的灵魂。”

“是啊，但现在已经太晚了。”

叙利伯爵打断了他们的争执：

“我会照应你们的。”

“不，伯爵先生，我们的命运并不重要。首先要救的是约瑟夫，只救他，如果不得不这样的话。”

“对，”妈妈也附和道，“一定要把约瑟夫藏起来。”

在我看来，所有这些关注都证实了我的直觉，我是贵族。反正，在我亲人眼里就是这样。

伯爵重新安慰他们：

“当然，我会照顾约瑟夫，我也会照顾你们。不过你们得暂时与他分别一段时间。”

“我的小约瑟夫……”

妈妈倒在娇小的伯爵夫人怀里哭泣着，夫人友善地抚摸着她的肩膀。与父亲的眼泪让我难堪不同，她的眼泪让我心碎。

如果我真是贵族，就不能再装睡了。我很有骑士风度地从扶手椅上跳下来去安慰妈妈。可是不知怎么了，我到了她跟前却事与愿违，我抱住她的腿开始哭泣，哭得比她还厉害。就这么一个晚上，叙利夫妇看到了我们全家人的眼泪！此后还怎能让人相信，我们也是贵族？

为了缓和一点气氛，爸爸打开行李箱：

